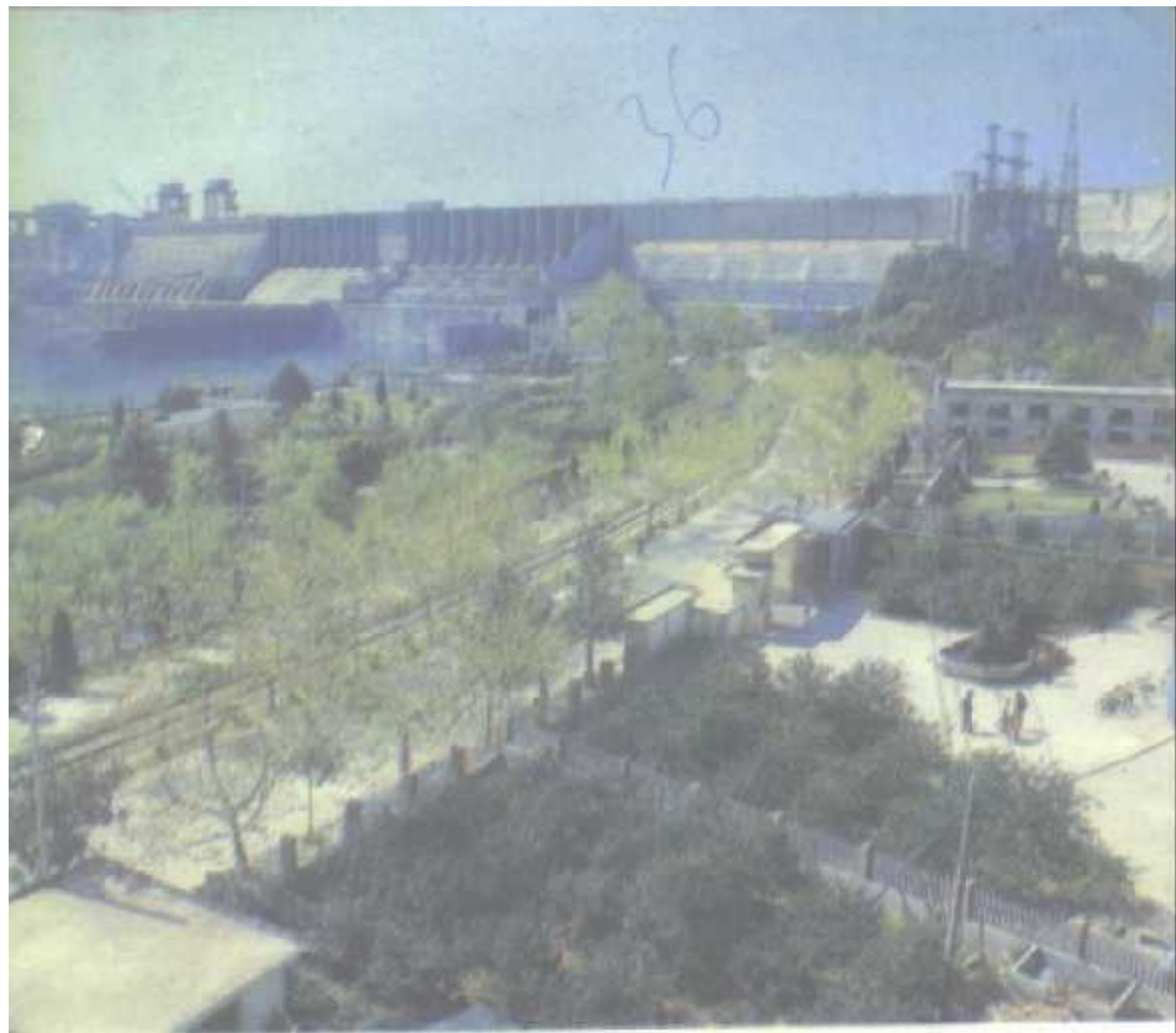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二年第四辑（总第四十一辑）

丹江口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二年第四辑
(总第四十一辑)

丹江口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2B07/14

湖北文史资料

(季刊 1980 年创刊)

1992 年第 4 辑 总第 41 辑 1992 年 12 月出版

编辑者：《湖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出版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者：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刷厂

发行者：《湖北文史资料》发行部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 数：20 千字 印数：6000 册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67 定价：2.20 元

目 录

毛主席周总理与丹江口水利枢纽	柳 萍 杨建平(1)
追忆李先念主席视察丹江口	吕先早(8)

丹江口水利枢纽是综合治理汉水的关键 性工程	余敦秋(13)
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规划设计中若干 重大问题的回顾	魏廷璋(21)

追忆丹江口工程施工中的几件事	郝国恩(38)
丹江口水利枢纽建设初期的风风雨雨	萧继何(42)
忆丹江口工程建设的头一年	吴国栋(52)
丹江口工程施工中的质量检查活动	文伏波(61)
追忆丹江口工程的现场设计	李贻祖(69)
为“元帅”备“粮仓”的士兵们	苏凤堂(74)
丹江口工程上马至截流时期的汽车运输概况	程子禄(80)
回忆丹江口水利工程土法上马时期的宣传工作	龚先汉(89)
十万大军创业 三百公安保驾	迟庆德(98)

丹江口截流的回顾	程国梁(104)
一九六二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停工始末	王占锐(110)
丹江口工程从土到洋的历程	杨小云(115)
水力发电厂一号、二号机组水导轴承改造 的几点回忆	黄一中(121)

汉江特大洪水调度的前前后后.....	余敦秋(126)
汉江特大洪水防洪回忆.....	陈保亚(135)
汉江综合开发公司的创业历程.....	王留海(141)
丹江口水利枢纽自备防汛电厂的兴建.....	宋信荣(148)
跟随张体学省长参加丹江口水利建设	
..... 田冰 徐允祐 贺俊和 刘亚夫	郭茂仪(154)
张体学省长与丹江口工程.....	戴树楠(163)
丹江口水电站的回忆片断.....	马介生(169)
我在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十四个春秋.....	廉荣禄(178)
丹江口工作二十三年忆.....	陈朝珍(185)
丹江口电站初期建设琐忆.....	高敏智(195)
参加丹江口水利工程建设回忆.....	吕先平(202)
丹江口水库移民纪实.....	刘焕章(208)
丹江口库区开发性移民工作回顾.....	薛学勤(215)
回忆丹江口库区临水面的绿化工作.....	汪先益(220)
忆均县二中的迁建.....	张百川(226)
丹江口市规划设计二三事.....	丁建先(230)
回忆丹江口市金融事业的发展.....	王勉斋(234)
建国以来丹江口市的邮电业.....	薛勇昌(242)
开拓商品汽车水运业务的回忆.....	曹正林(248)
编 后.....	(252)

毛主席周总理与丹江口水利枢纽

柳 萍 杨建平

在中华大地千万座水利工程中，有一座五十年代曾令世界瞩目的大型水利工程，它就是毛主席赞成，周总理亲自督办并一直关心的丹江口水利枢纽。这里昔日曾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地域，如今变成了一座新兴的水电城。

今天，当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面对这“一星崛起、群星灿烂”的兴旺景象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新中国刚成立9年之际，党中央、毛主席关心人民群众利益，从战略的高度决策兴建这一大型工程，并在兴建过程中，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怀工程，帮助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使之胜利建成的情景。

汉江是长江最大支流之一，也是我国四大名川江、淮、河、汉之一。它发源于秦岭南麓，干流横贯陕南，经白河进入湖北，跨过江汉平原，至武汉市注入长江，全长1542公里，总落差1850米，蕴藏着很大的动能。流域面积17.4万平方公里。流域内雨量充沛，径流丰富，气候适宜，丹江口以下，两岸土壤肥沃，农产富饶，盛产水稻、小麦和棉花，江汉平原更是地势平坦，湖泊棋布，沃野千里，素称鱼米之乡。可是，富饶的汉江，解放前却给中下游千百万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汉江中上游洪水峰高量大，来势迅猛，径流分配很不均匀。下游河槽愈下愈窄，宣泄能力愈低，常受长江水位的顶托，每遇洪水极易成灾。1935年就溃口14处，

光化以下悉成泽国，淹没耕地 670 万亩，受灾人口 370 万，淹死达 8 万余人，可见汉江洪水灾害之甚！从 1931 年至 1948 年的 18 年间，发生大的水灾竟有 9 次之多，11 年溃口。到解放前夕，已达三年两溃的严重地步。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民谣：“汉江大水浪滔天，10 年倒有 9 年淹，卖掉儿郎换把米，卖掉妮子好上捐，打死黄牛饿死狗，背上包袱走天边。”

解放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是对汉水为害最早关注的人。1952 年即批准兴建汉水下游的杜家台分洪闸工程，并于 1956 年建成。就在解放后这短短的 7 年里，不仅扭转了水灾愈演愈烈，日趋严重的问题，而且将由三年两溃的汉水提高到抵挡六年一遇的水平。

根治汉水，开发汉水，“南水北调”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早在 1952 年就在毛主席心头萦绕开了。毛主席视察黄河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北方水少，南方水多，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伟大设想。

次年 2 月，毛主席又巡视长江。在“长江”舰上，他与陪同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同志再度谈起南水北调问题。主席站在一幅地图前，手拿红铅笔，笔尖稍稍悬空指点着祖国江山。他一开口就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不等回答，手中的铅笔已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他当年率领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腊子口，指到白龙江，指到西汉水，和藁地问道：“从嘉陵江能不能往北引水？”

林一山回答：“不行”，并陈述了理由。

主席又问道：“白龙江和西汉水行不行？”

林一山当时认为也不行。主席沉思了片刻，手中的铅笔突然间飞越巴山蜀水，指到汉江上，问道“引汉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有可能，因为汉江与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向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叫汉江

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主席听了回答，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手中的大笔又飞驰在地图上，沿着 3000 里汉江的蓝色曲线迅疾移动，在汉江与丹江交汇处的均县，主席突然停笔，画了一个圆圈，问道：“这个地方行不行？这个地方怎么样？”当林一山回答这个地方有可能时，主席立即说：“你赶快派人去勘查，一有资料就送给我看。”

就是在这次难忘的长江巡视中，一个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的蓝图诞生了。

1956 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就作出了以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为控制工程的治理汉江、开发汉江，引汉济淮济黄乃至引水至华北的汉江流域规划（简称汉流规）。

1958 年 2 月，毛主席把治理长江，南水北调的重任交给周总理。他对总理说，这些问题今年就由你来管吧！并伸出四个手指头说：“一年抓四次。”

总理爽快地答道：“好，我来管。”

从此，敬爱的周总理又在日理万机中开始为实现“高峡出平湖”，南水北调的宏图而呕心沥血，直到弥留之际，仍然不忘治水大业。

2 月底，总理出访朝鲜一回国，就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视察长江三峡。在“江峡”轮上，总理认真听取了长办关于丹江口工程的情况汇报。总理当即指示：“同意建设丹江口水利工程，现在就应积极准备，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工。”“总原则是丹江口水库综合利用，以近期为重点，济黄济淮作为远景并不排斥，现在可以不考虑引水后发电问题，那是 10 年、20 年以后的事。”

3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会议，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南水北调的宏图在会上提议：首先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是综合开发和根治汉江的关键工程，也是将来南水北调的一条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通道，应争取在 1959 年作施工准备或正式开工。总

理还提出将引汉水灌溉唐白河流域的灌区规划列为丹江口工程同期实施。这些建议得到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支持和批准。毛主席在会上兴奋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联起来了。”

成都会议后，湖北省委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按照总理的指示，抓紧做好了工程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使工程比原计划提前1年开工。1958年9月1日，一声剧烈开山炮，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汉江。从此，汉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出任丹江口工程指挥部政委，省长张体学任指挥长，鄂豫两省10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丹江口，拉开了建设110米高的高坝，总库容达346亿立方米的巨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序幕。建设者们头顶蓝天，脚踩荒滩，住着油毛毡、芦席棚、靠两个肩膀、两个筐子、一根扁担，开始了征服汉江的伟大壮举。

工程刚上马，就遇到难题。为了开基筑坝，首先要在汉江的右岸河床修建低水围堰，把江水堵在外面。按照原来的施工方案和苏联专家的意见，修建围堰需要1000多吨钢板桩。这种钢板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靠进口条件又不具备。怎么办？有人提议，工程先下马，等条件具备了再接着干。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丹江口工程至少要等10年后才能开工。指挥长张体学等不及了，他请来湖北省各路治水专家，共商对策，表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马。大家总结了我国传统的治水经验，提出了“以土赶水，土砂石组合围堰”的施工方案，并电告周总理。总理获悉后，对土法上马的施工方案非常支持和赞赏，当即批示：“此事已经先念、富春两同志先后同意，并经我和先念与有关部门会同研究，故拟予同意并告张体学同志。”

周总理的及时指示鼓舞了丹江口工程的建设者们。他们靠一根扁担，两个筐，肩挑人抬，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把数10万方的土石方搬到江中，筑起了一道水上堤，实践了指挥部作出的“以

土赶水，分格围堰”的决策。面对着这火热的场面，苏联专家感慨地说：这简直是“人工皮带机”。是的，丹江口的建设者就是靠这条“人工皮带机”把涛涛的江水赶跑了，使第一期围堰工程于1959年4月1日顺利完成，1959年12月26日仅用190分钟截流成功，历史上第一次斩断了自古以来无人驯服的汉江。从此丹江口工程进入左岸河床坝体、电站厂房施工的又一新阶段。

60年代初，正逢国家经济遭遇暂时困难，丹江口工程也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时期。由于技术水平和施工经验不足，在混凝土浇筑中有些部位出现了较严重的质量事故。这时争议顿时而起：如此质量的坝基混凝土是否能承担巨大的设计水压力？能否将质量事故处理好？是继续施工，边施工，边处理，还是主体工程停下来，专心致志的去处理？是原班人马来处理，还是另调队伍来处理？等等，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在这紧急关头又是总理为丹江口工程拨正了方向。

1962年春节的晚上，在国务院会议室里，敬爱的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丹江口工程质量处理会议。他听了大家的汇报后语重心长地说，丹江口工程成绩还是主要的，工程上有了毛病是可以医治的，也是可以医治好的，今天只能有这样一个态度，也只能是这样一个方针：要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要树立对立面，要让人家畅所欲言，应当欢迎争论；要把丹江口工程质量处理好，这是一件大事。既然现在工程质量不好，那就应停下来，认真进行研究处理，把过去的作为一个经验教训，认真进行总结；是否原班人马可以搞好质量的问题，应当寄予希望，相信他们可以搞好，“一看二帮”，要是以后搞不好，那是另外问题，施工要服从设计，信心不要动摇，骄气太重也不好，要有朴实的作风；丹江口施工队伍要精简，要保证减少一半。

1962年3月5日，党中央下文正式批准水电部党组“关于丹江口大坝质量处理与施工安排的报告”。

总理对丹江口工程亲切的关怀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丹江口建设者。设计和施工单位都遵循总理的教导，通力合作，集中全力抓质量事故的处理和机械化施工准备，以及队伍的精简，施工队伍的培训。经过近3年的努力，完成了这些任务。它不仅具备了复工条件，而且为主体工程优质高速施工奠定了基础。

就在这主体工程具备了恢复施工条件的前夕，对复工后的工程规模又出现了多种方案：(1)按1958年开工时的规模，坝顶高程175米继续施工；(2)缩小工程规模，按坝顶高程152至162米防洪结合发电方案；(3)单独防洪方案，坝顶高程140米；(4)下马停工方案。其争论的焦点是复工还是下马的问题。就在这关系枢纽命运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来到武汉，张体学同志向他老人家汇报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听你的意思是要继续干罗，那你去找总理好了！总理的过问、关怀，使丹江口工程在1964年12月26日按缩小工程规模，防洪结合发电方案复工了！

经过丹江口人10多年的奋斗，至1973年底，装机6台总容量90KW的水电站和一坐长2.5公里，最大坝高97米的银灰色大坝拔地而起，锁住了千百年来桀骜不驯的汉江。

1972年，总理已是病魔缠身了，但他仍然关心着丹江口工程。在一次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总理说，20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水利抓了20年，而水利至少有3000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嘛！2000年前有水平，2000年后我们应更高嘛。

总理还关切地问丹江口工程的经验总结了没有，当听说还没有时，总理严肃的批评道：“丹江口1958年开工到现在，还不总结经验，太不科学了，不合乎主席教导呀！主席讲，要不断总结经验，叫做不断嘛！你们就断了。是吃大亏的事，走了许多弯路。”

总理还问钱正英、林一山同志：“防洪、发电、灌溉、航运还

有水产，这5种效益都有的，现有水利工程中有没有？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谈谈？”

林一山说：“黄河三门峡、长江三峡，汉江丹江口在客观上可以做到五利俱全。”

总理听了后说：“你是海阔天空地谈罗，丹江口将来有可能，现在还只是开始，你不要扯远了，这只是可能，远大理想。要从现在大坝中找五利俱全的。”还说：“什么时候我要到丹江口去看看。”这是他最后一次说这话，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讲过要到丹江口工程去看看，但是这个愿望却始终未能实现。

弹指一挥间，丹江口水利枢纽自开工至今已度过30多个春秋了。它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正如周总理指出的那样：“丹江口将来有可能，现在只是开始。”由于丹江口水利枢纽目前还是初期工程，其防御汉江中下游洪水的标准还偏低；水资源的利用也不充分，平均年弃水近100亿立方米；引丹灌渠供水的保证率还不高等等，引汉济黄、济淮还没有实现；更谈不上“南水北调”了。但是，由于汉水介于长江黄河之间，流向西东兼南北，而丹江口工程又坐落在汉水上中游交界处，俯视中华腹地，地理位置极佳，解决跨流域调水的条件得天独厚。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毛主席，周总理所期望的真正“五利俱全”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终究有一天会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规划的南水北调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实现！

追忆李先念主席视察丹江口

吕 先 早

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建成离不开李先念主席的殷切关怀，他老人家与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有着深厚的感情。

1992年6月22日，李先念主席去世了。噩耗传来，丹江口人民无不为之悲痛万分。我在悲痛之余，深深地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岁月的风风雨雨虽然洗刷了许多往事，但我却永远也不会忘记1978年元月李先念主席来视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动人情景。他曾先后于1958年，1978年，1989年三次来丹江口视察工作，1958年我还小，1989年我因公出差，因此这两次我都未能一睹李主席的风采。唯有1978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来丹江口视察时，我作为丹管局党委常委和团委书记，有幸参加了对李主席的接待工作。这次李主席虽然只在丹江口停留了四个小时，但这短短的四个小时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1978年1月13日那天，天气暖融融的，丹江口人民翘首期盼着李先念副主席的到来。我和其他迎接的领导同志一大早就到了火车站，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7点半钟，火车进站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同志，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在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一机部部长周子健，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陪同下到达丹江口了。我记得当时随行的还有湖北省委副书记陈丕显，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夏世厚以及林一山，林少南、陈明、徐耕耘、李桂庭等领导同志。

经过数小时的火车颠簸，李副主席看上去精神仍然很好。他和局党委、均县县委等迎接的领导同志握手寒暄后，便打量着焕然一新的丹江口火车站，努力寻找着 20 年前的记忆。

我们陪同李副主席一行在火车站稍事休息后，便在 8 点钟左右乘车首先到丹江口大坝下的电站厂房视察。李副主席亲切地向前来迎接的人们挥手致意连声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我和其他负责接待的领导同志陪同李副主席一行首先参观发电机组的运行情况，在一号发电机组前，李副主席听了厂领导介绍说这台发电机组是从苏联引进的后，微笑着问钱正英部长：“这台机组是不是从三门峡调来的？”钱部长马上回答说：“是从三门峡调来的。”李副主席又关心地询问三门峡安装了几台发电机组及发电情况，钱部长告诉他说：“三门峡现在有 4 台发电机组，每台容量为 5 万千瓦。”到了 3 号机组前，李副主席又指着 3 号机组和另外的 4、5、6 号机组问：“这几台都是国产的吧？”有人（我记不起是谁）回答说：“是的，是四川东方电机厂设计的。”在 5 号机组旁、李副主席问局党委书记夏克同志：“你们全局共有多少职工？”夏书记告诉他：“全局共有 4700 余人。”李副主席又问：“现在有几台机组发电？正常情况下能发多少电？”局党委一位负责同志（也忘记是谁了）说：“现在只有两台，因为水库水位低，两台只带 17 万负荷，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有 4 台机组运行，可以带 60 万左右。”

从机房出来，我们又陪同李副主席一行来到了中央控制室。李副主席站在控制室里，环视四周，很满意地说：“不错嘛，挺漂亮的。”在这里，李副主席还听取了局总工程师戴树楠同志关于“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几年来的运行情况及存在问题”的汇报。戴总

告诉李副主席，丹江口水电站从1968年开始发电以来共发了283亿度电，一度按两分五收，已回收59000万元。听到这里，李副主席望着戴总问：“一度电不是六分五吗？”站在旁边的钱部长回答说：“电站卖给电网是两分五一度，电网再卖给用户是六分五一度。”李副主席不断地点头说：“一度电应该卖六分五，应该的。”

离开中央控制室时，李副主席和正在监盘的同志握手告别，戴总指着一位青年说：“他正在监盘呢。”李副主席点点头道：“应该叫他们干，年轻人嘛。”

9点多钟时，我们陪同李副主席一行乘车到了丹江大坝坝顶，向李副主席介绍了垂直升船机的情况。观看了垂直升船机的过船后，李副主席看到大坝下游杂物特别多，就指着它们提醒夏书记说：“你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把它搞好，不要把它们留给后人。”夏书记连连点头称对。

步行到18坝段时，李副主席一行与我们局党委常委、均县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合了影。合影完后，李副主席突然问：“丹江现在有多少人？”一位局党委常委马上说：“有8万多人。”李副主席回过身来用手指着上游库区光秃秃的山岭又问道：“这几年为什么不绿化？你们修了个这么好的大坝，可却让这些山光着，太可惜了。”然后他又接着说：“丹江有8万多人，每人栽一棵树，就是8万多棵，每人栽2棵树，就是16万多棵，几年下来，不就绿化好了，遍地葱郁了吗？”当看到上游郧阳码头附近树木也很少时，他说：“这个地方也应当栽树绿化嘛！”

李副主席又指着大坝迎水面说：“这里水很清，可以游泳。”谷牧副总理笑着说：“可要从这里跳下去，就没有命了。”他的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当李副主席看到厂房前山头上的雪松树时，对公兴厚局长嘱咐道：“要栽树就要栽那种树。”当时，阳光正照耀着大坝，李副主席看到阳光中的大坝越发显得雄奇，壮观，很高兴地说：“工程很大，很宏伟嘛！”

视察工作结束后，李副主席一行又在丹江口水电站厂房前亲切地接见了我局党委常委和委员、局机关各处室、厂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和均县县委常委以及部分工作服务人员，并合影留念。

11点多钟，我们陪送李副主席一行乘车离开丹江口水利枢纽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休息室里，李副主席对均县县委领导同志说：“丹江镇归你们管，你们要把它建设好，把它绿化好，过几年，我还要来检查，看看丹江口的。”均县县委的领导同志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辜负李副主席的期望。当夏书记把我介绍给李副主席时，李副主席握着我的手说：“好啊！青年团工作很重要，你们共青团要把丹江口的绿化工作的重担挑起来，要很好地发挥青年团员的突击作用。”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激动地说：“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把绿化丹江的工作搞好！”

上车前，夏书记问陈丕显副书记、钱正英部长还有什么指示和要求，陈副书记说：“你们要搞好绿化养好鱼。”钱部长也说：“你们一定要很好地贯彻李副主席的指示，搞好管理工作。”

11点半钟，李副主席一行与我们陪同人员握手告别，上了火车，离开了丹江口。

李副主席离开丹江后，局领导和均县县委都非常重视绿化工作。局里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规划，并在同年3月13日成立了丹江口水库水产绿化管理委员会，先后投资560多万元用于库区的绿化工作。我记得当时夏书记还为此作了一首诗：工地绿化桔为优，四季常青胜春秋，三月花开香四溢，十月枝头庆丰收。

在局党委的号召、动员下，全局的职工、家属都行动起来了，开展植树活动。我们团委要求每个青年团员每年要包栽包活10棵树，每到星期天还组织义务栽树活动，一年还有两、三次的大型植树活动。憩息园、松涛山庄、厂房周围，以及上瓷厂的路两旁的树木，都是当时栽下的，如今已是浓郁覆盖、果木飘香了。

十几年来，丹江人没有辜负李主席的深情关怀和殷切期望，当

1989年李主席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丹江口视察时，丹江口已是一个“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庭园式的绿化城市了。近两年来，丹管局还先后两次被授予“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大坝库区上下游也是一片郁郁葱葱。

看看今天绿树碧水的丹江，想想昔日的荒山秃岭，每一位丹江口人都不会忘记李先念主席；每一位丹江口人都永远会怀念他老人家的。

(李雪松 李琴江 整理)